

#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节点的判断和认识<sup>\*</sup>

黄群慧 刘学良

**摘要:**“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中国将经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针对这些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回顾“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世界银行高、低收入经济体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基础上,讨论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概念的含义,并测算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具体指标。结合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测,本文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40%以上。应注意的是,本文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不能完全理解为“发达国家中等水平”,需区分两者的不同含义。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社会主义现代化

##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分两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党对经济建设总体战略和节点部署的历史脉络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其中,第一步目标是到1990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是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过艰苦奋斗,我国已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末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先后实现了解决温饱和总体小康的发展目标。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了小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意味着,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战略安排把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节点比原计划提前了15年。

按照五中全会精神规划的中国经济目标,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有两个十分关键的节点,一是在“十四五”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二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sup>\*</sup> 黄群慧、刘学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huangqunhui@cass.org.cn, lxl@cass.org.cn。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结构、测度指标与重大问题研究”(20ZDA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结构变迁视角下的中国房产需求变动与房价走势”(71403290)资助。本文原始初稿形成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金成武、张自然、谢谦、倪红福、李成等研究人员参与讨论,特此感谢。

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对这些目标的建议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战略的,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本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的预期目标,“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长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况提出。无论“定性表述”还是“合理区间”,测算未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速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需要基于这些测算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关键节点进行科学判断和把握,进而再根据情况提出具体的年度目标,这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未来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

因此,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仔细深入的分析 and 测算,研究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长路径,量化分析我国“十四五”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景目标的相关问题,研判其可能性、时间节点和存在的现实困难。下文中,我们首先讨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世界银行高、低收入经济体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研究了“中等发达国家”的合理范围和水平。在对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基础上,研究显示:我国将在“十四五”末之前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我国有条件在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我国将在2050年达到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称GDP)的40%以上。汇率水平是较大的干扰项,如果人民币长期保持升值态势,相关目标还可提早实现。

## 二、“中等收入陷阱”和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

###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其争议

“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其题为《东亚复兴》(*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的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的概念,指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阻力,在从中等收入组群向高收入阵营迈进时有可能失去发展动力,陷入长期经济停滞而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之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有5个是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World Bank, 2012)。因此,要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经济体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只有少数经济体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绝大多数经济体仍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无法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部分经济体有时超越了高收入水平,但却不能长期保持,最终又滑落至高收入水平之下,因此也被视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对应的还有“贫困陷阱”,指一些经济体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使得自身发展一直保持在低收入水平的状态(Azariadis & Stachurski, 2005)。实际上,“贫困陷阱”概念的提出比“中等收入陷阱”要更早,“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贫困陷阱”概念而提出的。当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成功摆脱贫困陷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早已不存在“贫困陷阱”的问题,但却面临超过中等收入、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紧迫任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提出后引起了世界范围特别是中国的广泛关注(华生、汲铮, 2015; 徐康宁, 2017)。

不过,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否存在也颇有争议。如蔡昉(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是有理论支撑的,其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是相容的,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往往既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低成本的优势又在丧失,从而制约了其经济发展。进一步地,蔡昉(2019)将“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为“门槛效应”,即在临近或者刚刚超过高收入门槛的阶段,各国的增长表现往往容易分化。另有一些研究从统计角度证实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会随着发展而放缓,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等收入阶段是困难的,由此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Eichgreen et al, 2011; 张德荣, 2013)。与此同时,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意见也有很多(华生、汲铮, 2015; 徐康宁、陈丰龙, 2013; 徐康宁, 2017)。首先,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政治

制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发展水平必然是分布不均的,不可能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次,如果说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存在特别的“陷阱”,那么理论上就会出现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阶段的经济体分布密度异常增大的现象,但从统计上看这种现象并不明显。图1给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9年四个年份的全球各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以下简称GNI)分布核密度估计,从中可以发现,全球各经济体在人均GNI上的分布变化是比较均匀的,并未呈现在高收入标准附近(特别是左侧)有明显异常的分布密度上升的现象。一些实证研究也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稳定均衡”,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异常低于高收入或者低收入经济体(Bulman et al, 2014; 郭熙保、朱兰,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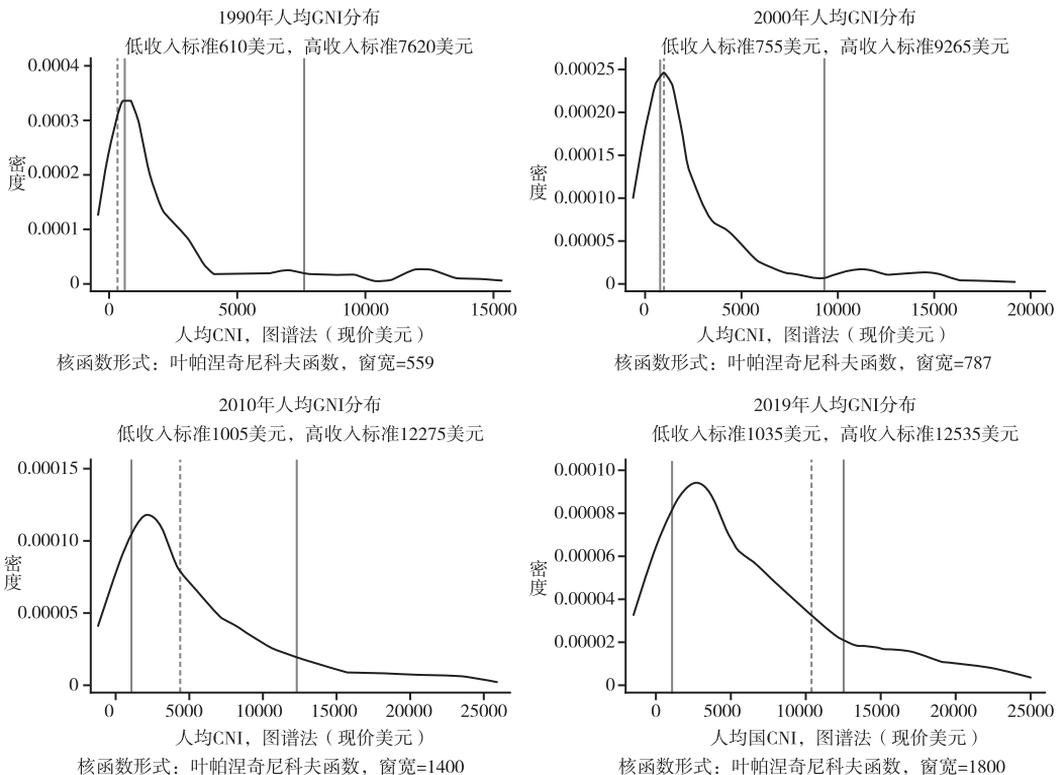


图1 全球各经济体人均GNI分布核密度估计(1990年、2000年、2010年、2019年)

注:图中的两条实竖线分别为当年的低收入和高收入标准,虚线是中国在当年的人均GNI。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

据此,“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不是一个有严谨、清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统计依据的概念。更具体地讲,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陷阱”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并不仅仅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阶段或者中等收入阶段出现<sup>①</sup>。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或者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在全球经济发展序列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和位次,总是存在诸多困难的,面临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广泛竞争和诸多现实阻碍。“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同国家或地区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乃至停滞,只有一一避开这些陷阱,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跃升。为此,从长期来看,超越高收入标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将只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 (二)世界银行高、低收入标准的制定和调整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是一个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但决定

<sup>①</sup>其他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如陆善勇和叶颖(2019)、华生和汲铮(2015)认为,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中等收入阶段”更恰当。

一个经济体究竟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还是高收入水平,一方面是自身的人均 GDP 或者人均 GNI,另一方面则是区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标准,因此,讨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标准的确定。世界银行以人均 GNI 作为分类标准,其中,低收入经济体的阈值最早是基于国际发展协会援助资金的门槛来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阈值则是世界银行基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况确定的(1987 年价格的人均 GNI 在 6000 美元以上),此后这些标准逐年调整(余芳东,2016)。世行收入标准的调整一方面受国际通货膨胀速度(平减指数)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汇率波动影响。由于用美元计价,当美元相对世界其他货币升值时,世行收入标准的提升速度就下降乃至标准降低,反过来当美元处于贬值周期时,收入标准的提升速度就较快。

如图 2 所示,1987 年以来世界银行的高、低收入标准不断增长,其中,高收入标准从 6000 美元提升至 2019 年的 12535 美元,提升约 2.09 倍,年均增长 2.33%,低收入标准从 480 美元提升至 2019 年的 1035 美元,提升约 2.16 倍,年均增长 2.43%<sup>①</sup>。同期世界平均人均 GNI 从 1987 年的 3311.49 美元提升至 2019 年的 11569.84 美元,提升了 3.49 倍,年均增长 4%。由此可见,世界银行收入标准的提升速度慢于世界平均的人均 GNI 增长速度。低收入标准与世界人均 GNI 的比值,已从 1987 年的 14.5% 降至 2019 年的 8.95%,高收入标准与世界人均 GNI 的比值,则从 1987 年的 181% 降至目前的 108%。目前,高收入标准已十分接近人均 GNI 的世界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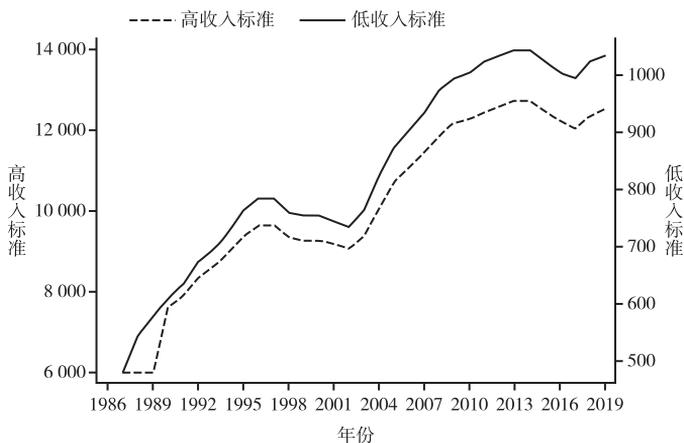


图 2 世界银行制定的历年低收入和高收入标准(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世界银行分类标准的提升速度慢于世界平均的人均 GNI 增长速度,使得世界银行分类中的低收入组的经济体数量减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组中的经济体数量逐渐增多。下表是使用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计算的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按照收入分组的数量占比。其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占比从 1990 年的 24% 升至 2018 年的 32%,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占比从 49% 升至 54%,而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占比则从 27% 下降至 14%。

表 1 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按收入等级划分的数量占比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18
高收入国家/地区	24%	25%	30%	32%
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49%	45%	53%	54%
低收入国家/地区	27%	30%	17%	14%
国家/地区总计	100%	100%	100%	100%
国家/地区统计个数	148	182	191	188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计算。

① 长期来看,世界银行高、低收入标准的提升速度基本等于世界平均的通胀速度。

### 三、中等发达国家范围和水平的确定

不像高、低收入标准由世行测算并定期公布,因此有明确的靶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念,没有国际组织相对权威的、公认的统计界定。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国内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但由于有解决温饱、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前,距离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还很遥远,所以其一直作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在使用着,没有一个确切的、公认的标准和含义。现在,中央已明确全面小康后的下一阶段战略发展目标之一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明确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成为现实的需要。

若要大致确定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研判我国能否在2035年达到此目标,需要以下工作:首先,确定发达国家范围,界定哪些是发达国家,哪些不是;其次,确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其均值、中位数或者范围区间是多少,从而得到具体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次,计算我国经济在未来的潜在增速,得到2035年人均GDP的潜在水平,看潜在水平能否接近预期目标。

#### (一)确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范围

按照字面意思和人们的普遍理解,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应首先已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俱乐部中的一员。因此,个别研究把各个国家或地区划分为发达国家或地区、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初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然后把后三组都归类为发展中国家(何传启,2017,2020),即把中等发达国家仍然看作非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高级阶段或富裕阶段,这种界定是不太符合人们对此问题的一般理解的,也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

目前,关于是否是发达国家,不同国际组织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常用的评判指标包括人均GNI水平、人均GDP水平、人类发展指数(HDI)等。常见的评判标准包括:(1)世界银行对国家或地区的分类主要采用低、中低、中高、高收入标准,如前所述,将2019年收入超过12535美元的国家或地区算作高收入经济体,这是常用的评判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分类方法;(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其中,超过0.8就被认为是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这也是常用的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3)联合国统计部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不同形式的分组,自1996年开始按发展阶段和水平将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2018年的分组中,全世界248个国家和地区中共有66个被确定为发达国家或地区;(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类,目前已确认了39个发达经济体,并在其世界经济展望等数据库中明确标注了国家或地区分类;(5)经济合作组织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发达国家俱乐部,该组织的成员国多数也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目前其共有37个成员。此外,还有部分国际组织的成员(如发展援助委员会的29个成员、巴黎俱乐部的22个成员等)一般也是富裕的发达国家才有资格担任。但由于其组织存在的特殊目的,所覆盖的国家范围过窄,参考意义就不大了。

本研究不单独设计新的指标或方法来评判哪些国家是发达国家,而是综合参考上文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种标准来筛选出发达国家的列表。具体来说,本文使用综合标准来确定发达国家的名单。该综合标准由多个条件组成:

第一个条件是该国人均GDP水平必须超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这样就可以排除那些收入水平不够高,但因为某种原因进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如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土耳其)的国家<sup>①</sup>;

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该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必须超过0.8,即应是高发展指数国家;

第三个条件是该国要至少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组织这三大国际组织确定的

<sup>①</sup>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概念上存在实际差异,一般而言,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但并不是所有高收入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现实中,存在一些人均GDP水平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不多的国家,比如智利、罗马尼亚(人均GDP分别为14896美元和12919美元)等,也存在一些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可能只是靠石油等自然资源而有较高GDP水平,其他方面未达到发达国家应有水准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际社会一般不把这两种情况算作发达国家或地区。因此只用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来作为是否发达国家的评判标准是不恰当的。

发达国家列表中至少有两处出现,这一要求的含义是该国家的发展水平必须要得到多数权威国际组织的承认,才能够真正算作一个被公认的发达国家。

基于以上标准和2019年数据,共确认了36个发达国家,其名单和人均GDP水平可参见表2。

表2 36个发达国家名单及其人均GDP水平

国家	人均GDP	人均GDP均值	国家	人均GDP	人均GDP均值
澳大利亚	54907	55456	以色列	43641	41968
奥地利	50277	49784	意大利	33190	33372
比利时	46117	45966	日本	40247	39264
加拿大	46195	45885	韩国	31762	32240
瑞士	81994	81754	立陶宛	19456	18473
塞浦路斯	27858	27629	卢森堡	114705	112995
捷克	23102	22176	拉脱维亚	17836	17076
德国	46259	46082	马耳他	29416	28930
丹麦	59822	59451	荷兰	52448	51390
西班牙	29614	29374	挪威	75420	77550
爱沙尼亚	23660	22436	新西兰	42084	42628
芬兰	48686	48341	波兰	15595	14972
法国	40494	40312	葡萄牙	23145	22699
英国	42300	41902	圣马力诺	47313	47063
希腊	19583	19612	斯洛伐克	19329	18771
匈牙利	16476	15695	斯洛文尼亚	25739	25098
爱尔兰	78661	75702	瑞典	51610	53330
冰岛	66945	70408	美国	65118	62639

注:1.表中人均GDP为2019年数据,人均GDP均值是2017—2019年三年平均值;2.圣马力诺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缺2019年人均GDP数据,因此用联合国数据替代。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

## (二)寻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具体位置

确定发达国家的范围后,我们再据此寻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具体位置。这里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应如何理解和认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概念,特别地还涉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关系问题。

一些研究用所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均值或中位数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刘世锦,2020;刘元春,2020),这实际上即是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含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相等的。这种解读的问题是所要求的人均GDP水平明显过高,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这样的水平存在很大困难。具体地,我们基于综合标准筛选出的发达国家名单,计算这些国家2019年的人均GDP均值和中位数,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综合标准下得到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中位数为42192.31美元,均值为43083.41美元,这是2019年我国人均GDP水平的4倍有余,我国在2020—2035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9.3%才能达到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中位数水平,在经济潜在增速不断放缓的大背景下,要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大现实的。<sup>①</sup>

表3 综合标准下发达国家2019年的人均GDP均值和中位数(单位:美元)

	人均GDP中位数	人均GDP均值
综合标准	42192.31	43083.41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

<sup>①</sup>若以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分界,得到的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中位数为33994.38美元,是我国2019年人均GDP的3.3倍,要达到这一水平需要我国2020—2035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7%,这同样也是不大现实的。

还有的研究不使用名义汇率,而使用购买力平价(PPP)GDP数据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如白重恩(2021)。由于我国产品价格(特别是服务价格)相对发达国家总体更低一些,使用购买力平价毫无疑问会大幅扩大我国GDP的总量和人均水平,从而缩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首先,购买力平价法GDP的计算更加专业和复杂,不被普通百姓了解,较少被社会大众使用。并且,购买力平价存在准确地比较不同国家物价水平和购买力的难题,存在较多争议和局限性(Taylor & Taylor, 2004)。其次,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一般更低,使用购买力平价会倾向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GDP水平,压低发达国家的GDP水平,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GDP也倾向于高于其名义汇率GDP,最终可能使得中国在世界的名次反而会比使用名义汇率人均GDP排名更加靠后(杨仲山, 2020)。如表4所示,中国2019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虽然达到名义汇率人均GDP的1.64倍,但许多其他经济体的增幅更高,个别可达3倍以上,这使得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变得相对更低了。按名义汇率人均GDP排名,中国在2019年可排在第69位,而按购买力平价则排在了第81位,排名反而更加靠后。最后,在党和政府历史上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表述中,也没有使用购买力平价法GDP的传统,而一般直接采用名义汇率计算。

表4 名义汇率人均GDP和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国际比较(2019年)

国家或地区	名义汇率 人均GDP(美元)	购买力平价 人均GDP(美元)	购买力平价和名义 汇率人均GDP之比	名义汇率人均 GDP排名	购买力平价人均 GDP排名
土耳其	9126.6	28133.1	3.08	75	56
圣基茨和尼维斯	19935.0	27608.1	1.38	43	57
哈萨克斯坦	9812.4	27517.6	2.80	73	5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7398.0	27334.2	1.57	51	59
智利	14896.5	27002.3	1.81	60	60
库拉索	19689.1	25562.5	1.30	44	61
保加利亚	9828.1	25312.1	2.58	72	62
黑山	8908.9	24035.9	2.70	76	63
毛里求斯	11099.2	23882.4	2.15	66	64
阿根廷	9912.3	23040.3	2.32	71	65
安提瓜和巴布达	17112.8	22879.8	1.34	52	66
乌拉圭	16190.1	22515.2	1.39	54	67
哥斯达黎加	12243.8	21737.6	1.78	62	68
墨西哥	9946.0	20944.0	2.11	70	69
马尔代夫	10626.5	20395.5	1.92	68	70
白俄罗斯	6663.3	19997.1	3.00	89	71
塞尔维亚	7411.8	19495.1	2.63	87	72
赤道几内亚	8131.9	19379.2	2.38	79	73
泰国	7806.7	19276.9	2.47	82	74
多米尼加	8282.1	19227.7	2.32	78	75
博茨瓦纳	7961.3	18552.8	2.33	81	76
帕劳	14902.0	18357.4	1.23	59	77
北马其顿	6022.2	18107.8	3.01	96	78
格林纳达	10808.7	17792.9	1.65	67	79
苏里南	6359.8	17256.0	2.71	92	80
中国	10261.7	16829.9	1.64	69	81

注:限于篇幅,只列出了中国和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排名第56位以后并高于中国的经济体的数据。排名第55位之前的经济体,其名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均高于中国。计算排名时剔除了缺失数据的样本。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

针对上述两种理解方式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区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发达国家中等水平”两种不同的表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回溯党和政府历史上的重要相关文件,所使用的表述一直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从未出现过“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如果表述为“发达国家中等水平”,那么用所有发达国家的均值或中位数等指标自然是符合表述的。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表述实际意味着在中等发达国家之上还有高等发达国家,这一理解更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概念时的本意。在邓小平同志原本的设想中,“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sup>①</sup>。1987年2月以后,邓小平同志把发展战略目标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调整为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在十三大中正式予以明确。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调整过程可以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佐证(王凤杰,2005)。

综上所述,参考“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过程和相关文件,本文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等于“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用所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中位数或均值来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不十分恰当,应该在分组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这可以考虑有两种分组确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标准的方法,一是“二分法”,一是“三分法”。所谓“二分法”是将发达国家按照收入水平由低向高分为两组:36个发达国家中的前18个国家为上半组,后18个国家为下半组。基于前文得到的发达国家名单,具体计算上半组人均GDP中位数为24699.56美元,人均GDP均值为26588.07美元,下半组人均GDP中位数为52028.95美元,人均GDP均值为59578.74美元(具体如表5所示)。考虑到从历史上看中央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原因,在“二分法”下应该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标准理解为上半组的人均GDP均值或人均GDP中位数<sup>②</sup>。

表5 将发达国家分为中等发达国家和高等发达国家的结果(2019年)

	人均GDP中位数(美元,2019年价格)	人均GDP均值(美元,2019年价格)
上半组	24699.56	26588.07
下半组	52028.95	59578.74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

而所谓“三分法”则是将所有发达国家按收入水平由低向高分为三组,前12个国家为低位组,中间12个国家为中间组,后面12个国家为高位组。考虑到存在中间组,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不必然意味着要达到中位数或均值水平附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区间概念,也就是发达国家中间组水平。只要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进入发达国家中间组门槛水平,也就可以认为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于此,我们也把发达国家分为三等份,并计算各三分位点,如表6所示,中间组的人均GDP区间是[29514.95,47999.43]美元<sup>③</sup>。

表6 发达国家人均GDP各三分位点(2019年)

	1/3分位点	2/3分位点
人均GDP水平(美元,2019年价格)	29514.95	47999.43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

至此,我们已完成对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讨论,下面再来看中国能否以及何时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②因此,这也意味着“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标准也就是所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25%分位点水平。

③我们更倾向于“二分法”的测算方法,还因为考虑到在中央关于此问题的历史文件中,并没有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还有“初等发达国家水平”或“初等发达国家阶段”的提法。但没有提过不代表否认,因此本文也做了“三分法”的讨论。

## 四、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节点分析

### (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发展若干关键节点的判断

关于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许多文献已做过测算,有较好的研究基础,这里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再单独开辟一节讨论测算细节,而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这一最新测算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的测算基于一个更精准的人口预测模型和资本存量估算,使用增长核算法分解了历史的增长,并预测了2020—2050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速,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2020—2050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潜在增速(%)	5.93	5.75	5.55	5.37	5.26	5.19	5.09	5.04	4.93	4.82	4.73
年份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潜在增速(%)	4.66	4.53	4.46	4.41	4.33	4.24	4.06	3.89	3.84	3.76	
年份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潜在增速(%)	3.70	3.66	3.56	3.54	3.46	3.44	3.39	3.34	3.29	3.28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sup>①</sup>

可以发现,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的变化,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滑,“十四五”期间将下降约0.5个百分点,基于新的“两步走”战略来看,在第一阶段将从2021年的5.8%左右下降到2035年的4.3%,在第二阶段将进一步下降到2050年的3.3%左右。这与一般国家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呈现规律性下降是吻合的。但也可以看到,增速放缓速度将明显变小。过去十年间(2010—2019年),经济增速从10.6%降至6.1%,下降了4.5个百分点。而与过去十年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不同,2020年以后,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将明显放缓,到下个十年末,即2029年(“十五五”规划期末),潜在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4.8%,相比2019年只降低了约1.3个百分点。即使按照相对下降幅度而言,也远低于过去的十年。同样,到2035年和2050年,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相对比较缓慢,下降幅度也比较小。这意味着我国增长潜力仍是巨大的,如果各方面政策基本得当,我国还将能够保持相当长时期的中速增长,这对我国实现百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测算,结合总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历年人均GDP水平(2019年价格),并以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时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7计算中国的美元价人均GDP<sup>②</sup>。同时,假定美国未来经济增速保持和过去20年的平均增速一致,结合美国人口普查局对未来美国人口总量的预测,从而测算美国未来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并与中国的人均GDP进行比较。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中国未来经济总量、人均GDP的预测和国际比较(2019年价格)

年份	中国人均GDP (人民币)	中国人均GDP (美元)	美国人均GDP (美元)	中国人均GDP占 美国人均GDP的比例	中国GDP总额 (亿美元)	美国GDP总额 (亿美元)
2020	74964	11189	65764	17.01%	156665	218755
2021	79029	11795	66665	17.69%	165666	223327
2022	83208	12419	67586	18.38%	174852	227995
2023	87512	13062	68526	19.06%	184232	232760
2024	91998	13731	69488	19.76%	193911	237625

<sup>①</sup>本文只预测长期增长潜力,而不考虑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短期冲击的影响。

<sup>②</sup>若需要,读者可自行改用其他汇率水平计算。

年份	中国人均 GDP (人民币)	中国人均 GDP (美元)	美国人均 GDP (美元)	中国人均 GDP 占 美国人均 GDP 的比例	中国 GDP 总额 (亿美元)	美国 GDP 总额 (亿美元)
2025	96644	14425	70473	20.47%	203967	242591
2026	101489	15148	71479	21.19%	214353	247661
2027	106574	15907	72510	21.94%	225153	252837
2028	111846	16693	73566	22.69%	236244	258122
2029	117305	17508	74649	23.45%	247620	263516
2030	122908	18344	75760	24.21%	259332	269024
2031	128739	19215	76900	24.99%	271400	274646
2032	134736	20110	78070	25.76%	283693	280387
2033	140969	21040	79271	26.54%	296344	286247
2034	147478	22012	80503	27.34%	309413	292229
2035	154131	23005	81767	28.13%	322798	298337
2040	189708	28315	88573	31.97%	391880	330844
2045	231125	34496	96199	35.86%	467282	366893
2050	281118	41958	104615	40.11%	550825	406869

注:1. 以上计算结果均使用 2019 年不变价;2. 汇率使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时的汇率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根据表 8 的预测结果,我们有如下判断和认识:

1. 中国预计将于 2023 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目前,我国人均 GDP 水平仍然低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但到 2023 年,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13062 美元,从而超过世行 12535 美元的高收入标准,正式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如果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则实现时间还可以提前,但美元指数的下降可能不会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标的早日实现有明显影响。如前所述,美元贬值虽然使得我国以美元计价的 GDP 上升,但也会令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提升,两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

2. 到 2035 年预计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水平可较 2020 年翻一番。到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有望达到 15.41 万元人民币,相比 2020 年的人均 GDP 水平增长 106%。若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对 2020 年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则增幅可能更大。因此,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同时应看到,106% 的预测增幅意味着目标的实现只提前了一年,如果经济再出现像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危机等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冲击的“黑天鹅事件”,那么有可能就无法如期实现到 2035 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水平翻一番的远景目标。因此,翻番的目标既有较大可能,同时又有较大挑战和困难,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

3. 到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将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23005 美元,而回顾前文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讨论,在“两分法”下,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标准为 2019 年美元的人均 GDP 均值 26588.07 美元,中位数 24699.56 美元,这两个数字虽然高于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的预测值,但差距不大。只要单纯人民币汇率升值至 6.24 元/美元,我国 2035 年人均 GDP 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中位数的水平,而以上人民币升值幅度在 15 年时间里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本文写作时,人民币汇率已升至 6.54 元/美元左右的水平。在“三分法”下,中国达到中间组的门槛水平 29514.95 美元,这虽然仍是可能实现的,但综合考虑有很大挑战。如果单纯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人民币汇率要升值到 5.1 元/美元就可实现这一目标。虽然在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这并非不可能实现,但考虑到人民币过快升值可能会损害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加剧经济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用汇率大幅升值的做法实现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不十分可取的,我们应避免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汇率过快升值引发泡沫和随后经济衰退的教训,维持价格体系和汇率体系的基本稳定,为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际上最为根本的方法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4. 2050年现代化中国人均GDP水平将是2020年的3.75倍。到2050年,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自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中国经济总量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按2019年价格计算,到205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55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近4.2万美元,是2020年人均GDP水平的3.75倍。彼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经济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国将以独特的体制优势和强大的国家实力点燃新时代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

但是也应看到,中国人均GDP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同期美国人均GDP预计将超过10万美元,中国人均GDP水平仅是美国的约40%。考虑到长期中可能的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因素,若人民币汇率升至6元/美元,则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为美国的45%;若人民币汇率升至5元/美元,那么到2050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美国的54%。因此,从人均水平上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依然可能与美国有较明显的差距,我国追赶美国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

## (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提前十五年?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提出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尽管在十九大报告中并未明确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实际上已经把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提前了十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与十九大一脉相承,同时更进一步明确了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原定于到21世纪中叶达成的发展目标可以提前十五年呢?

一方面,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设想中,关于实现第三步目标所需的时间节点本身并不十分具体。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时,对于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时间节点和发展目标都较为明确,但由于时间过于遥远,对于第三步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实现并不明确。1984年,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谈及第三步所需时间,说的是“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sup>①</sup>,由此可见,对第三步所需时间的估计本身就是不十分具体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确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关于实现时间用的也是相对宽泛的“二十一世纪中叶”,而不是十分精确的年份,比如2050年,这也反映了中央谨慎务实的态度。

另一方面,过去40年我国顺利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屡次超额完成增长目标,为提前十五年实现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三步走”的第一步是实现1990年GDP比1980年翻一番,实际上到1987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1990年的GDP是1980年的1.43倍;“三步走”中的第二步是实现2000年GDP比1990年再翻一番(比1980年翻两番),实际上到1997年就完成了相比1990年翻一番的目标。前两步均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为此相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1995年就提前完成了,比预先的规划提前了五年。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明显快于邓小平同志的预期。我国第二个翻两番目标(即比2000年翻两番)在2016年就提前实现了,又比预先的规划提前了四年。2019年,我国GDP是1980年的近34倍,而按照相比1980年两个翻两番的目标,则只需要16倍就完成任务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屡次提前、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任务,为提前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

因此,党中央在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提前十五年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既符合党历史上的长远战略规划,又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最新进展和成就,是实事求是和切实可行的。

## 五、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经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关键节点。本文的主要工作即是基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对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关键节点进行研判,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1)预计到2023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062美元(2019年价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超过世界银行现行的高收入标准,正式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预计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15.41万元人民币,相比2020年增长106%,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3)经测算,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均值为26588.07美元,中位数为24699.56美元,这两个数字虽高于2035年我国人均GDP预测值23005美元,但差距不大。只要人民币汇率升值至6.24元/美元,我国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恰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中位数的水平。因此,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此外,本文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等于“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应区分这两种表述的不同含义。

(4)到2050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总量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人均GDP水平将是2020年的3.75倍。但也应看到,中国人均GDP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同期美国人均GDP预计将超过10万美元,中国人均GDP水平仅是美国的40%。

(5)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比1987年党的十三大规划的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上述目标提早了十五年,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创造的世界奇迹,屡次提前、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任务,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这是提前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行百里者半九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既有较大希望实现,但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因此,必须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真抓实干,把握机遇,不懈奋斗,争取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白重恩,2021:《解读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02/c\\_1126934284.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1/02/c_1126934284.htm)。

蔡昉,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第12期。

蔡昉,2019:《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经济学动态》第11期。

何传启,2017:《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2001—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传启,2020:《中国现代化报告2020——世界现代化的度量衡》,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熙保 朱兰,2016:《“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与转移概率矩阵的考察》,《经济学动态》第10期。

华生 汲铮,2015:《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学动态》第7期。

刘世锦,2020:《15年后,中国人均GDP四万美元如何达到?》,2020中国经济论坛——迈向十四五的我国经济,<https://new.qq.com/rain/a/20201217A0D1WX00>。

刘元春,2020:《科学测算和设定2035和“十四五”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宏观经济论坛,[https://mp.weixin.qq.com/s/40E\\_7GwekuQIWtIo3j24Pw](https://mp.weixin.qq.com/s/40E_7GwekuQIWtIo3j24Pw)。

陆善勇 叶颖,2019:《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陷阱与综合优势战略》,《经济学家》第7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第8期。
- 王凤杰,2005:《关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概念界定》,《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徐康宁 陈丰龙,2013:《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及其阶段特征——兼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徐康宁,2017:《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经不住现实检验》,《南京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 杨仲山,2020:《正确理解购买力平价法 GDP》,《中国统计》第6期。
- 余芳东,2016:《世界银行关于国家收入分类方法及问题探讨》,《中国统计》第6期。
- 张德荣,2013:《“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第9期。
- Azariadis, C. & J. Stachurski(2005), “Poverty traps”, In: P. Aghion & S. N.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Elsevier.
- Bulman, D. et al(2014), “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 Is there a middle income trap?”,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04.
- Eichengreen, B. et al(2011).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 Taylor, A. M. & M. P. Taylor(2004),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ebat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 (4):135—158.
- World Bank(2012),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 Investiga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Key Nod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HUANG Qunhui LIU Xuel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will start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China will experience the key nod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as cross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the country's per capita GDP reaching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World Bank's high and low income standards,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position where i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orecast of China's future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14<sup>th</sup> Five-Year Plan and 2035 long-term targets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Fifth Plenum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alculations show that China is capable to reach the current high-income standard in the 14<sup>th</sup> Five-Year Plan period, double its GDP in total or per capita GDP by 2035, and the per capita GDP will reach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By 2050, China's per capita GDP is estimated to be more than 40% of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s not identical to the medium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Keywords:**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Middle-income Trap;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胡家勇)

(校对:武鹏)